

# 在自然書寫的閱讀中反思人與自然

張惟智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清晨 5 時 30 分，天際泛白，光線從百葉窗縫隙穿入，直到 18 時 30 分，陷入黃昏，在晚霞中沒入黑夜。在超過 12 小時的長照中，才發覺今年夏季已然到來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夏天總在不知不覺中，悄然躡步而來。

還記得前幾年，回到花蓮工作，過著日出而行、日落而歸的朝八晚五生活；年後入職，時節從冬入春，由春轉夏。雖然周遭景色隨著季節變化，衣著從長袖替換成短袖，但所知所感，只有溫度的浮升載沉。直到七月某日，赫赫炎炎，熱流瀰漫，在每天必經之路，在那瀝青混著碎石鋪成的道路，驕陽捎上一層水色，倒映著兩旁樹影與一片璀璨金光，綿延至視線地平域的盡頭，模糊蜃景浮動著，震耳蟬鳴忽從周圍田野中襲來，才驀然驚覺，仲夏已至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夏天必須透過日照時長來判斷；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逐漸無法從周遭環境中感知到夏日時節。是如今季節已不再濃烈鮮豔，還是在全球暖化中烈日終將吞沒一切？還記得某年年節，熱如初夏，年終臘月，依然可穿短袖，那記憶至今依舊鮮明

有人說，氣候變遷，是始於人類科技對環境的破壞；也有人說，是人類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使然；亦有異音聲明，氣候變遷只是地球如其所然的變化。這涉及許多複雜的問題，例如推估氣候

過去的歷史與未來發展的模式，以及據此而推論的氣候原因與預測差異，這與其說是事實，不如說更接近於理論；與其說有證據，不如說更接近於資料詮釋；與其說有因果性，不如說更接近於相關性。不論該如何界定科學意義上的事實性，但至少在這些爭論過程中，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們正重新反思與環境之間的關係。

如果把環境視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，思緒至此，我想起今年出版的《人類世的「資本論」：決定人類命運的第四條路》，書中認為氣候危機，源於資本主義對環境的破壞；儘管許多當代學者認為，經濟發展能帶動科技進步，而且隨著科技日益進步，氣候問題終將消失；但這種資本主義



式的觀點，其實忽略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——「剝削環境」與「追求交換價值最大化」。只要資本主義屹立不搖地揮舞「追求交換價值最大化」的旗幟，引領企業生產模式沿此前行，那麼過度生產與消費終將形影不離，即使科技進步，也只能陷入對環境更嚴重剝削與破壞的泥沼中。例如服飾企業為了獲得大量便宜棉花，在錦葵科棉花屬灌木遍佈的土壤上使用大量農藥，破壞生態、枯竭大地；在技術更進步後，撒上基改的種子，卻是讓土地毀傷更甚、惡化劇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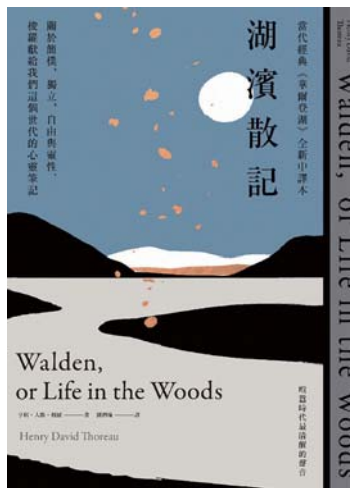
《人類世的資本論》認為，我們之所以會過份地樂觀認為，科技進步可以解決環境破壞問題，這其實與資本主義善於隱藏與轉移問題相關；如宣稱為先進國家帶來乾淨的土壤與空氣，是科技與資本的果實，但其實是將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破壞，轉嫁到被剝削者所生活的土地上；或者向大眾呼籲，減少生活日常的碳排放量，以掩蓋真正 90% 碳排放量，其實來自企業家富豪與企業商品生產過程的真相；又或者宣揚綠色工業革命理念，發展綠能、製造綠色產品等，以使經濟成長與環境破壞脫鉤，如發展電動車與太陽能板，既可以帶動經濟成長，又可以避免排放二氧化碳，但其實環保產品的生產過程一樣破壞環境，提高綠能產量既沒有真正降低污染，還可能陷入與石化能源的價格競爭。

換言之，從書中視野望去，人類對於環境的罪與責，不在於把環境視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，而是帶著交換價值的目光。或許這種對資本主義思維的強烈批判，揭露了當代人類囿於某種困

境；也或許當我們不再將環境拂上交換價值的色彩，進而回歸環境的使用意義與價值，便能在生態危機的烏雲中撥雲見日；也或許，僅僅如此是遠遠不足的……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環境只是一種可利用的資源；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？我們逐漸不再聆聽自然、不再自然中追尋、體驗生命。我又想起回到花蓮工作那一年，那個倒映著太陽璀璨金光的瀝青道路，沿路而行，在第一個十字路口前的小道，悄然轉入，溫度會驟降，不論是否有風輕拂，松樹的枝葉遮蔽了大半天日，小道在樹陰中蔓蔓。灰色圍牆上的三色胖花貓，依舊半夢半醒，偶爾打起哈欠，隨後又闔眼入睡，直到餵飯仔現身，才會見他瞬間閃身而至，靈動的圍繞著，彷彿未曾睡眠惺忪過。在小道中，總感覺仿若來到另一個世界。穿過小道後，艷陽的足跡會一路隨行，一切將無所遁形。我會穿上薄外套，即使熱浪湧動；那幾年，每到烈日直射的時節，都會引發我的光敏感症狀，成因不明。下班後，再次穿行小道，我會試圖尋找三色胖花貓的蹤跡；有時則順沿瀝青道路直行，但似乎此時他已恢復野性，獨自在他的世界穿梭。我記得那些細節，風的味道，雨摸起來的感覺，那時的我像個觀察家。

或許人對環境的懺悔，終將回到自然之中。我想起《湖濱散記》與《沙郡年紀》。《湖濱散記》描繪了一個人渴望從資本社會的生活價值中掙脫，渴望打破「商品拜物教」互動關係的牢籠；紀錄著試圖在回歸自然的簡樸生活中，重新找到生命與自由的意義。



當梭羅嘮嘮續續地獨白著生命的迷失：「我看到，我們鎮上的年輕人的一個最大不幸，就是繼承了農場、房子、穀倉、社畜與農具，因為繼承這些東西很容易，要擺脫就困難了。依我看，他們還不如出生在一座露天牧場上，讓狼來餵奶，這樣一來，他們就能用更清楚的的眼光，看見他們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不停地辛苦操勞」、「我看過不知道多少個可憐的永恆靈魂，在這樣沈重負擔下幾乎被工作壓垮，無法好好呼吸。他們在生命的道路上勉強爬行……一百英畝的土地上有做不完的耕作、割草活兒，還有照顧不完的牧場與林地」、「人都是基於錯誤的理由而勞動的啊！屬於人更好的那一部分，往往很快就被梨進土裡充當堆肥了。他們就像一本古書上說的，似乎步上了一種必然的命運，把一生用來積累財富」。

當梭羅看見資本社會結構化的壓迫與控制，商品拜物教思維的化約與宰制：「我有時候會想不透，我幾乎要這麼說，我們怎麼會糊塗到採用這套令人厭惡至極、彷彿國外所謂黑奴制度的奴役方式……但最糟糕的，是你對自己的奴役……當我們用教義問答的方法來思考什麼是人的主要目的，什麼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與手段時，看起來好像是大家已經刻意選擇了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，因為他們似乎更偏好這種生活方式，而不是其他方式。而且他們還老老實實地以為，他們別無選擇」。

梭羅認為只有將生活簡樸到最基本的程度，才能從那些令人絕望的囹圄中解放，因此梭羅走入華爾騰湖畔的森林中，實驗簡樸生活；除了維持生活所需，如蓋小木屋、耕種、尋找食物等，其餘時光都在閱讀、寫作和親近自然中度過，並在自然中重新找回的生命意義：「我走入森林，因為我想慎重地過日子，只面對生活的基本要素，看看我是否能夠學會生活的教誨，而不是在我行將離世的時候，才發現自己沒有活過……我想深刻的生活，活出生命的深度與精髓」、「在大自然中體驗到，即使是最憤世忌俗、抑鬱廣寡荒的人，也能在任何一種自然物當中找到最愉快溫柔、純潔而鼓舞人心的互動關係……我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大自然的純潔與仁慈……如果有一個人因為某個正當理由而悲傷，大自然的一切都要為之動容，太陽會減弱光亮，風會像人一樣嘆息，雲和雨會掉淚，森林的葉子也會飄零，並在仲夏時節一起哀悼」。

# 專題企畫

## 人書

有人說，梭羅是第一個打破「大地資源用之不盡」神話的美國人，他反對人類為了追求文明進步與提升物質生活，而破壞自然、荒野、原始環境，也反對美國的物質主義與經濟掛帥所造成的生態改變（注1）。不論梭羅是否將環境視為資源，更重要的是在《湖濱散記》的描繪中，人確實生活在自然中，而不僅僅只是使用自然。

在《沙郡年紀》中，人不只是在自然中感受生命意義，更是強調了只有走進自然，才能真正理解自然。《沙郡年紀》描繪著沙郡周圍環境在四季中的不同變化，描繪著美國各地的自然觀察，以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。

當李奧帕德訴說著對自然缺乏理解：「我們跑到大狼那裡時，正好看見他眼中兇狠的綠色火焰漸漸熄滅。那時，我才發現那雙眼睛中閃爍著我過去從不知道的東西，那是只有狼和山才知道的東西……當時我以為狼的減少意味著鹿的增

加，沒有狼的地方就意味著獵人的天堂，在看了那朵綠色火焰消失之後，我才明白，這樣的觀點不論是狼還是山都不會同意」；當李奧帕德呼籲人與土地的和諧：「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保護，是要追求人與土地之間的一種和諧狀態。這裡的土地指的是土壤表面、土壤之上和土壤之中的所有事物，與土地的和諧就像與友人相處，你不能在砍下他左手的同時，珍惜他的右手」。

李奧帕德呼籲人應該與自然和諧地共存，他同時都表達了人類將環境視為資源的無知：「二十世紀的傑出科學成就，並非發明了收音機或電視機，而是發現與土地有機物的複雜性。只有最了解土地的人，才能認識到我們在這方面所知甚少。最無知的表現，莫過於在評價動植物時說，『它有什麼用途？』」。

有人說，李奧帕德主張人類只是地球生態系中的一種生物，需要和其他的生命和諧共存，打破了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獨尊心態，是一種「生態平等主義」的環境理念，並以優美寧靜的筆觸，從近到遠，從淺到深地勾勒出「土地倫理」的意義（注2）。或許有人說，人類根本沒有資格「保護」自然，那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。但不論我們對「保護」概念抱持著怎樣的想像或理解差異，至少對李奧帕德來說，那是尋求人與自然的關係，是真正地在自然中理解自然，而不是思考自然「有什麼用途」。

自從笛卡爾懷疑一切之後，人與世界的關係只剩下在思維中的計算與籌畫；自馬克思發現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後，人與物與社會之間



只剩下勞動性意義。從此，人類將自己與自然的關係，化約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之中。如果《湖濱散記》與《沙郡年紀》都試圖將人與自然的關係，從某種社會關係中解放，並在與自然親身相處的經驗中，指引人如何重新回歸這種與自然純粹、直接的關係；那麼這種指引，就給予我們一種揭示與可能性：在人將自然視為資源之前，人就與自然有更原初、更根本的關係。

如果自然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，在自然中人才成為人，那麼人類的身心如何與自然和諧互動？我想起《像山一樣思考》，書中圍繞「深層生態學」的概念，試圖使人類喚醒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連結與感受；儘管大多數人能理解「人與自然不可分割」，卻鮮少能真正體驗那種親密的連結。

當席德描述深層生態體驗的共感時：「自從我開始參與保護雨林的環境行動，我才開始明白

環境問題的嚴重性，而有所體會……當時的我，深刻體會到人與土地之間的羈絆，那種感受與連結是如此地深厚。我知道不能只是為了自己或人類的思想而活著，而是為了地球——那個『更大的我』而活。換句話說，那時的我屬於那片為了大我而抵抗的森林，是森林的一部分。無論是當時或現在，我都深刻地了解到，這些連結和所有從連結所衍生的知識與感受，都存在每個人的心中。唯有喚醒這些連結與感受，才能終結環境的崩壞，使地球恢復生息」。

這種共感也表示雖然我們存在於世界之中，世界更存在於我們的身體之中：「生態思想……必須蘊含一種橫跨各界的意象。若以生態的思維來形容皮膚的表皮層，可將其比擬為池塘水面或森林裡的土壤，反而不像是外殼，而是能巧妙進行物質的滲透。因為，自然的美和錯綜複雜與我們共存共榮，所以皮膚能夠展現出既有能力、又可擴展的自我……融入在地景色或生態系之中……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存在，也存在於我們的身體中」。

因此必須學習讓萬物如其所是：「我們必須學習讓「萬物順其自然」(let beings be)，不加以宰制，使各種生物按自身的演化命運發展。我們必須明白，生命的樣貌不是人類居於頂端的金字塔，而是一個輪迴的圓，彼此環環相扣、緊緊相連」。

事實上，在人類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中，人類對自身的理解也不停地變化，從表象主體、意識主體、語言主體，到身體主體；我們如何理解自



身，同時也決定著能夠與世界互動的方式。在我看來，如果我們能與世界有一種最原初的互動關係，那不是透過人的思維意識，也不是源於語言性的對話，而是透過一種身體的感知；在感知中，我們對身處周遭世界有更深邃的領會，更緊密的連結。

若曾走入一片山林，便能明曉街道不是世界的全貌；若曾追逐一隻貓，便會尋回生活的野性。漫步在生態文學的書寫脈絡上，我們得以停下腳步，反思自身與世界的互動關係，重新培養人類生於此世的責任意識。在此，如果生態文學終避不可避免地涉及環境倫理思維的層次，那麼，就像有人曾說過的，政治本質上是一場說服的過程；或許，倫理也只是一種行動協調的要求，在實踐中尋求彼此同行——彼此共同決定、共同承擔、共同生活。在生態文學的多種推動中，我們能見到生機勃勃的倫理思考，這些許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真理與正義，卻或許是人類與自然長久融處的根本。

#### 注釋

1. 簡義明。《寂靜之聲：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（1979-2013）》（臺南市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3）。
2. 同前注。

#### 延伸閱讀

1. 齋藤幸平著；林暉鈞譯。《人類世的「資本論」：決定人類命運的第四條路》（新北市：衛城出版，2023）。
2. 亨利·大衛·梭羅著；劉泗翰譯。《湖濱散記》（臺北市：果力文化，2020）。
3. 奧爾多·李奧帕德著；李靜澄譯。《沙郡年紀》（臺北市：果力文化，2015）。
4. 約翰·席德等著；黃懿翎譯。《像山一樣思考》（臺北市：紅桌文化，2015）。



## 石羅漢日記

黃春明 著

香海文化 / 11205/56 面 / 21 公分 / 349 元 / 精裝  
ISBN 9786269678228/863

無法動彈的石羅漢，沉重納悶的過著恆無變化的日子，直到老石匠的靈棺來到他的面前，才意識到經年累月的自怨自艾，錯過與老石匠相處的機會，但為時已晚，自責不已。從那天起，石羅漢終於知道，靜觀外面世間，豐富內心的生活，石羅漢的日記就這樣誕生了。《石羅漢日記》裡共有 21 幅水墨文學漫畫，是黃春明先生，藉由佇立於路口的石羅漢，反映世間眾生相，亦從石羅漢內心的獨白中，刻畫行者的解脫自在，頗具禪趣。（香海文化）



## 五行九宮 ：母親的料理時代

蔣勳 著

時報文化 / 11205/228 面 / 21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6263537019/863

對土地與庶民、飲食與日常的重視，是蔣勳歷來作品中或隱或顯的一支旋律，但隨著人生經驗的沉澱，現在他對這些主題的領會更透澈、更練達，凝聚於《五行九宮》。在本書中，蔣勳回憶兒時母親下廚做菜，述說昔日平淡的幸福，就信手帶入時代與人性的深沉觀察。回憶、親情、生活、料理、時代、世事，筆觸清淡，層層疊疊，蔣勳筆下的日常，如此耐人尋味。（時報文化）